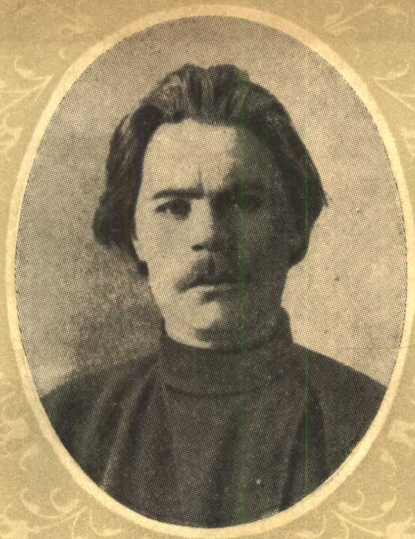




高 尔 基
老 板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1004

高 尔 基

老 板

樓 適 夷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 二 海

內 容 提 要

老板是高尔基自傳三部曲之外的一部自傳体小說，內容寫他青年时代在喀山失業流浪中在一个面包工場中当徒工的生活。高尔基在我的大學中曾經說到：“在我所寫的几个短篇小說老板、柯諾瓦洛夫、二十六個和一个里面，曾描寫过这个时期的生活，这是一个很痛苦的时期，然而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时期。这时我感到痛苦的是肉体，更痛苦的却是精神。”他在这部小說中这样地訴述着这种生活：“一种劇烈的屈辱的感觉刺进了我的心头——但这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已經屈辱慣了，对于生活的打击，我也早已能处之泰然地以輕蔑來抵抗了。我之所以覺得难堪和屈辱，是为了那生長在我心中的真理。”

М. Горький

ХОЗЯИН

根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1 年版本譯出

老

板

高 尔 基 著

樓 適 夷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55号

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241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4 字數 84,000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价 (6) 0.40 元

統一書号：10078·1241

定价：四角

CAE 34/01

老 板

人 物 表

我 作者（話癮子）。

華西里·賽門諾維基·賽門諾夫 老板。

雅可夫·亞杜火夫（愛称：雅夏、雅什卡，綽号：响鈴兒） 雇工。

派衛尔·鉄根（愛称：派什卡） 工头兼烘工。

庫金 老工人。

沙西加 }
格拉西加 } 掌櫃。

華諾克·烏拉諾夫 工人。

奧西普·夏杜諾夫 工人。

亞庭（愛称：亞杜西加） 童工，雅可夫的哥哥。

米罗夫 当大兵出身的工人。

爱果尔 哥薩克人，老板的心腹。

尼基泰 蒸工。

鍾諾夫 }
科西諾夫 } 別家面包工場主，老板的朋友。

萊鱗夫 工人。

尼剛鐸 工人。

拉普推夫 工人。

庫罗契金娜

娜蒂加

沙菲雅·勃拉兴娜（綽号：猫头鷹）

} 老板的情妇。

老板娘

……疾風向地面吹刮，卷起淡灰色的干雪，散了捆的干草和菩提樹的薄皮在院子里滿地亂飛。院子當中站着個圓胖大漢，穿一件蓋腳面的韃靼人穿的粗布罩袍，赤腳套着一雙高統的橡膠套鞋，兩手疊在大肚子上，兩只大拇指骨碌碌地轉動着。突然，他楞起一對右邊綠色左邊灰色的小眼睛向我望來，大聲說：

“回去，回去！——沒有活兒，深冬臘月還有什麼活兒干？”

他綑着虛胖的、沒有鬚鬚的臉，顯出一副看不起人的神氣；上唇有幾根白花花的稀鬚髭抖動着；下唇望下直沉，露出細密的牙齒。尖利的十一月的風向他襲來，吹動着他那禿頭上僅有的幾根頭毛。罩袍下截被風吹起，露出兩條粗粗的、像酒瓶那樣光滑的腿，一直到膝蓋上，腿上長滿了黃色的細毛。他沒有穿襯褲。他那不体面的模樣，和一只綠眼中流露出來的不快的神色，引起了我強烈的好奇心，我反正閑着，就想同他搭訕搭訕。

“你是這裏的傭人么？”

“叫你回去，多問什麼！”

“不穿褲子，會着涼的呢……”

他眉毛上的一塊紅斑向上抽搐，眼睛奇怪地轉動着，身子向前一晃，仿佛就要跌倒似的，他說：

“你還要多講么？”

“着了涼會送命的。”

“还有么？”

“完了。”

“什么，完了！”他輕輕說道，停止了拇指的轉動，把手掌攤開，鄭重地撫摩着他那肥胖的腰部，向我生起氣來：

“你說這話，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你帶我去見見華西里老板好么？”

他吁了一口氣，把綠眼向我直盯着說：

“老板就是我……”

我絕望了。風刮得更緊，这家伙也顯得更为粗暴：

“怎么？！”他冷笑着，喊道。“你还說是傭人呢！”

現在，当他緊靠着我站着的時候，我才知道他喝醉了酒。他眼睛上面應該長眉毛的發紅的地方，却生着一撮不易使人覺察的黃黃的細毛。他整個的樣子，使人想起一只大大的、沒長好的鷄雛。

“回去吧。”他噴出一股酒味，把短胳膊一摔，神氣和軟一點了。那只捏緊拳頭的手，也使人想到一只口上塞着塞子的香檳酒瓶。

我車轉身子慢吞吞朝大門走去。

“喂，一個月三個盧布干不干？”

我是一個體格結實、年方十七、會讀會寫的青年，難道為了一天十個戈貝就替這個胖酒鬼干活么？但冬天可不是玩兒的，沒辦法；只好忍着氣說：

“就這樣吧。”

“有身份証沒有？”

我把手探進懷里，老板厭惡地把手一揮說道：

“得得，交給工頭去，就在那邊，……去問沙西加就得……”

我走進了一扇開着的、斜掛在一個鉸鏈上的門，到了一所滿是裂縫的小屋裏，這所小屋緊靠着二層樓房的油灰剝落的黃色牆壁。我穿過面粉包，走到一個狹窄的角落里，角落里送出一陣酸溜溜、香噴噴的熱氣。忽然，院子裏發出一種怪聲，不知是什麼東西，發出拍撻拍撻的聲響，在喘氣。我把臉湊在門縫上向外瞧，這一下可使我驚奇得發呆了：老板把手肘緊貼在腰上，踩着碎步在院子裏奔跑着，仿佛有人用一條瞧不見的繩子，像趕馬兒似的牽着他。他那裸着的腿肚和又粗又肥的膝蓋閃動着，肚子跟松弛的兩頰顫動着；同時，像魚兒似的圓着嘴，尖着唇直喘氣。

“呼……呼……”

院子很窄，到處搭着一些給伙計們住的耳房，每間房子門上挂着一把狗頭似的大鎖。一棵雨打日晒的樹上，露出整几十个木節，好像死人的眼睛。院子的一角，糖桶堆得跟屋檐一般高，每只圓桶口裏突出一些草藁。——說是院子，倒實在像一個堆破爛垃圾的洞穴。

稻草屑和樹皮片亂飛，鉆花屑滾滾亂轉，在這個亂糟堆裏，一個肥豬似的怪家伙好像跟垃圾玩兒似的，笨手笨腳地跳來跳去，套鞋底踏着沙土，發出拍撻拍撻的聲響，他搖着肥胖的身子，大聲喘着氣：

“呼……呼……”

不知從哪個角落里，一群豬送來一陣怒沖沖的刺耳的叫聲，跟他的喘聲應和着。另外的那個角落里，馬兒哼着鼻子踢蹄。從樓上的小窗裏，送出一陣女子的淒涼的歌聲：

我的未婚夫，無憂無慮的淘氣鬼，

你为什么不高兴？

風鑽進桶口邊，把稻草攪得直响，木片發出連續不斷的得得聲。在倉頂的棟椽上，一只灰鴿子哆哆嗦嗦地蹲着，咕咕地叫。

這兒呈現出一種奇怪的、混亂的生活現象，而在這一切的中心，一個我所看不見的怪人抹着汗，喘着氣，在奔跑着。

“我可鑽進一個怪地方來啦！”我覺得有點害怕起來。

在地下室里，每扇窗子外邊都張上密密的鉄絲網。圓屋頂下籠罩着一股蒙蒙的蒸汽，中間混雜着一種劣等烟草的烟霧。室內是半明半暗的。窗玻璃上粘着生面团，外邊濺上了泥污。在各個角落里挂着破了的蛛網，像破布似的，沾上了許多粉屑。甚至在黑黑的、四方形的聖像上也蒙上了灰色的塵土。

一只低的大烘爐里，霍霍地耀着金黃色的火光。在烘爐面前，像鬼似的蠕動着烤面包工人派什卡·鉄根，這工場里的頭兒，他使着一把長柄火鏟，搞得火鏟發出沙沙的声响。他是矮个子，黑頭髮，鬍子分做兩綫，牙齒白得耀眼，穿一件紅色斜紋布短褂，不束帶子，袒着胸脯，胸間的鬚毛長成美麗的圖案，使人想起菜館里的瘦小活潑的跳舞人。在他那匀称的腳上，套着一雙沉重的、好似鉄鑄的靴子，使人看了很難受。他不时地發出一種尖銳的叫聲，响徹在屋子裡。

“好好兒干呀！”他叫着，同時用手掌拭着披着黑髮的額上的汗，接着便罵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話來。

牆邊的窗子下，放着一張長桌子。一排兒坐着十八個工人，每個人做着同樣的動作，做着一磅十六只的B字形小面包卷。桌子對面有兩個工人，把一條長長的有彈性的面条，很快地，用熟練的手勢，掐成每個大小一律的團塊，在桌板上滾着，送到工人

們的手邊——快得幾乎眼睛來不及瞧清楚。工人們把面塊搓長，結成B字形。用手掌一拍。滿工場不斷地發出輕輕的拍撻聲。我站在桌子的另一邊，把做好的面包卷，排在菩提樹皮編成的托盤上，學徒們再把这个托盤拿到煮的地方去。煮的工人把尚未烘過的面包卷放在沸鍋里，經過一分鐘，再用銅勺子掏出，放在鍍錫的長槽里，然後再把这些滑膩燙手的面包卷放在托盤上。烘工又把它們放在爐台上烘干，接着擺在鏟子上，很輕巧地放進烘爐里。從烘爐里拿出來，皮色已發了紅，——於是面包做成了！

假如我不把送到手邊的面團排列得恰好，它們就立刻倒塌，粘在一塊兒，走了原樣。因此，桌子對面的工人就罵我，把碎面團丟到我的臉上。

大家對我都怀着敵意，不信任，好像誰都希望我做壞工作似的。

十八只鼻子在桌子上面昏昏沉沉、懶洋洋地搖晃着，十八個人的臉好像沒有一點區別，現出氣憤而疲乏的神氣。調面器的鐵杠杆，發着轟隆隆的聲音，——是跟我輪班的人在調面粉，這是很吃重的工作，必須把七普特的面粉，揉得跟橡皮一樣，有粘性，有彈力，其中更不許有一粒面疙瘩。而面粉必須調得快，最多不過三十分鐘。

烘爐里，木柴爆裂着，鍋子里，水沸沸地滾，工人們的手在桌子上發出沙沙的磨擦聲和輕拍聲。這些聲音形成一種連續的單調的音響。有時，工人們發出怒沖沖的喊聲，但這些喊聲也不能使氣氛活躍起來。只有從那些坐在地板上用繩子串面包圈的學徒之間，發出一種尖細、活潑的聲音，這是十二歲的鼻孔朝天、嗓子柔和的孩子雅夏·亞杜火夫的聲音。他一会儿皺眉，一会儿

睜大眼睛笑着，不住地講故事。所謂故事，是講一个和尚的老婆，跟女兒吃醋。女兒当新娘了，她把火油澆到女兒身上。或是講捉住偷馬賊毆打的故事，和一些关于家神鬼、巫师、妖女、精怪之类的胡說。因为他那張嘴总是不肯休息，人家便給他“响鈴兒”的綽号。

据說，華西里·賽門諾夫老板，不久以前——那是六年前的話——也是一个面包工人，跟自己老板的老婆有了关系，教女的用砒霜把喝醉的丈夫毒死了，就把老板的家財都搶到自己手里，然后把女的打着，打着，直把她打怕了，因此，只要不看到他，她願意跟老鼠一样躲在地板底下过日子。大家把这件事看得很平常，当作一件極普通的事講給我听。而且在大家的口气里，我甚至察覺不出对于成功者的嫉妒。

“他跑到外边去，为什么不穿褲子呢？”

独眼老人庫金板着陰黯的不高兴的脸，对我說明了：

“喝醉了，老板前天晚上剛剛大醉过呢。”

“他像有点傻头傻腦。”

几对眼睛帶着嘲笑和怒气一齐望着我。鉄根滿有把握地大声說：

“瞧着，他就会給你顏色看的！”

从六十歲的庫金，直到从聖母守护節到复活節之間只掙兩個盧布、用樹皮纖維串面包圈的雅夏，大家談到主人的时候，几乎都露出一種近于誇耀的感情，好像說：華西里·賽門諾夫就是这样一個了不起的脚色，再沒有比他更得發的家伙了。他很放蕩，有三个情妇，其中兩個受着他的虐待，另外的一個却反过頭來要打他的。他很吝嗇，沒有好東西給工人吃，只在每个休息日

給一盤菜湯和咸肉，平常总是給一些腸子、肝臟之类。星期二、五是青豆和加菜油的黍米粥。可是工作呢，每天要做完七袋面粉；和成湿面，就是四十九普特，做一袋約花二个鐘头。

“大家講起他來，神气真怪，”我說。

在烘工的机灵的眼睛里，眼白閃动着，他說道：

“什么怪呀？”

“好像非常得意似的……”

“这是值得得意的！你要明白，老板过去虽是一个平常的工人，現在連警察所長見了他都脫帽呢！他不会寫，不会讀，只会算帳。可是他却管着这么个場面，手下用四十來个工人呢，都靠了会算計！”

庫金像教徒似的吁了一口气，肯定地說：

“耶穌基督給了老板不少智慧啦。”

接着，派什卡热烈地叫道：

“面包卷作坊，面包作坊，面包鋪，点心鋪——你不用帳簿可管得了！光是面包卷，一个冬天販到鄉下賣給莫尔多瓦人、韃靼人，数目就有五千普特以上。再加城里七个伙計每天每个人得賣兩普特的面包卷和上等点心，明白嗎？”

瞧了烘工的神气，我很不痛快，有点生气。我已經有充分的理由对老板有不同的看法和說法。

但那位年老的庫金，把賊里賊气的独眼隱在白色的長眉底下，瞧我什么都不懂事地說：

“那人呀，老弟，可不是平常人物呢！”

“不錯，自然不是平常人物，大家不是說，他毒死了自己的老板……”

烘工把黑眉毛一蹙，強辯地說：

“這件事也沒有證據。人心不古，瞧着眼熱，就說人謀殺人啦、下毒啦、霸占啦，故意中傷。咱們的弟兄，走了運，多少就得被人家怨恨……”

“他是你的什麼弟兄啊？”

鉄根沒有回答。庫金對着屋子角落罵起學徒們來：

“小鬼，把聖像上的齷齪拭拭掉！呆虫，不懂事的……”

別的人都把嘴閉住，仿佛他們在地球上已經不存在了。

挨到我排列麵包的時候，我站在桌子邊，對那些孩子，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和我以為他們也應該知道的事，一古腦兒都講出來。為了要壓倒工場中雜亂的音響，不得不講得大聲一點。又因大家聽得出神，我講得更加起勁了。正當這樣“忘形”的時候，老板到工場來巡視，因此，我就得了一個綽號并受了一頓責罰。

他不聲不響地出現在我背後一道隔開工場與麵包房的石頭拱門里。麵包房的地板比我們工場的高三級。老板兩手疊在肚子上，手指頭骨碌碌的轉動着，站在門口像嵌在框子中一樣。他照例穿一件長罩袍，領口的帶子，縛住了肥胖的項頸，像一只沉重的面粉袋，現出一副笨拙的模樣。

他站着，從高處用一對色彩不同的眼望着我們。其中一只圓圓的綠眼睛轉動着，活像一只貓眼；灰色的橢圓形的一只，卻跟死人的眼睛一樣，茫然地凝視着。

在我留意到工場里的各種聲音沉靜下來、各人手裏的工作增加速度以前，還在很起勁的談講，等到我注意到的時候，耳朵里就聽到身後嘲笑的声音。

“有那么多說的么，話篋子？”

我回头一看，嚇得噤住了。他用綠眼珠的銳利的視線，仔細地打量着我，他走过我身边，向烘工問道：

“怎样，这家伙的活兒？”

派衛尔稱贊了：

“很不錯……”

老板悠然地斜穿过工場，像一个大皮球似地滾去。当他踏上階梯，向一扇通廳堂的門走去的时候，他懶洋洋地低声对鉄根說：

“叫他和一禮拜面，不准換班……”

接着，他走出門外去了，同时把白蒙蒙的寒氣放進工場里來。

“顏色放出來了！”華諾克·烏拉諾夫拉長着聲調說。他是一個瘦小的癯腿青年，臉色很呆板，言語動作，粗野驚人。

誰嘲弄地吹着口哨。于是烘工向工人們氣憤地掃了一眼：

“動手呀！”接着就罵些不堪入耳的話。

从學徒們坐着的方面，發出雅什卡的氣沖沖的、斥責的聲音：

“不作興的，坐在桌子對面的人，瞧見老板來了，干么不馬上通知……”

“對啊。”他的哥哥，今年十六歲的亞庭，頭髮蓬亂，像一只剛斗過的雄鷄，拉長着聲音說：“簡直開玩笑，和一禮拜面粉，不准換班，這可叫人够受的！”

桌子對面是庫金老人和害梅毒的很和氣的當大兵出身的米羅夫。庫金把獨眼半閉着不作聲，大兵解嘲地說：

“我可沒有留意到呢……”

烘工把嘴角直拉到耳朵邊，笑着說：

“好，從此以後，你的綽號，就叫話筊子！”

只有三個人無聊地笑了笑，其餘的都开始悶着不作聲，大家不向我望。

“雅夏到底見事真切些。”突然，奧西普·夏杜諾夫以有力的低音喊道。他的身子長得有點歪，臉像加爾梅克人，一對眼睛很小。“在這個世界上，雅什卡是活不久的。”

“去你的！”那少年高興地大聲叫道。

“這孩子舌頭應該割掉。”庫金出聲了。亞庭生氣地呵叱他：

“像你這種專門討好的老頭子，舌頭才該從根割掉呢！”

“輕點！”烘爐邊有人叫了。

亞庭站起來，悠然地向門口走去。他那老弟嚴厲地說：

“你往哪兒走，穿上鞋子去，着了涼會死呢。”

這種警告大家是聽慣了的，因此，都不則聲。亞庭回過頭來向老弟善意地望了一眼就表示服從，穿起鞋子來了。

我悲哀了。不能和這些人親近的孤獨之感像一個沉重的塊似的壓住了我的胸膛。暴風雪吹打着污穢的窗子，街上很冷！在過去，像這裡這種人，我是接觸過的，多少對他們有點理解。我覺得差不多每個人的心靈都在經受着痛苦和不可避免的轉變：它們原來都是在鄉村中和平成長的，而現在，都會却好像揮着几百柄小錘子，把這些柔和順從的心，隨意捶煉着。

當那些沒知識的人，唱起自己鄉村里的歌來，把自己的疑慮和痛苦貫注在歌詞與音調中的時候，特別令人感到都市中的勞動的殘酷性。

不——幸的姑——娘，

突然，烏拉諾夫用女声唱起歌來，馬上，有人漫不經意地接上來：

夜半三更走到田野上……

那唱得很慢的“田野”這兩個字，又刺激了另外几个人，他們略略弯一弯身子，垂着腦袋想起來：

但見明月照遍野

但見和風微微吹……

他們還沒有唱完，烏拉諾夫使用尖叫的声音繼續唱下去：

不幸的姑——娘……

現在，大家合起声來大声地唱：

对着風兒輕輕說

風呀，和風呀，知心的朋友

把我的心吹走吧！

这样一唱，工場中好似飄起了田野的微風，人們好像在想着一件美好的事物，使人心柔和而美丽。于是便有人好像被柔和的語調的哀愁弄得很难为情似的，喃喃地說道：

“于是，这娘兒便哭起來了……”

烏拉諾夫的臉緊張得發了紅，他开始用更大声、更感伤的調子唱了：

不幸的姑——娘……

許多热誠的声音唱出了無限哀伤的調子：

对着風兒哀哀求請，

請把我的心吹走

吹到那幽暗的林叢之中！……

“这么一求，那娘兒可是……”歌声被这粗野的言語打断了。